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秋來棗熟

龔鈺淇

入秋的滋味，最先落在一顆顆新棗上。

學校東門的早市最是熱鬧，水果攤挨著烤餅、豆漿的推車，晨起的煙火氣溫溫地漫著。淺竹筐裡攤著剛上市的鮮棗，青嫩居多，間綴淺黃，零星幾枚早早沐足了日光，暈開淺淺一抹紅。

攤主是個樸實的中年人，隨手撥弄筐裡的棗子：「都是今早剛摘的，脆得很。不必挑全紅的，紅透了肉質發綿，反倒少了新棗的清脆。」

我依著這話慢慢挑選。上好的新棗果皮繃得緊實光潔，溫潤耐看。也有品相不算周正的，蒂頭微微發皺，表皮帶著一點淺淺的疤。攤主見我挑得細緻，怕我費事，索性隨手抓了一把裝入袋中，又細心揀出兩顆磕碰受損的：「這兩顆味道差些，不用留。」

一袋新棗拎在手裡，一路行回寢室，到了水房，盡數傾入雪亮的不銹鋼盆。清水潺潺落下，棗子在盆底輕輕翻滾，清水漫過青嫩果皮，浮起一層細細的浮塵。

洗淨的棗子平鋪在紙巾上，通體綴著晶瑩水珠，青黃錯落，鮮靈慾滴，像是剛從秋枝上摘下。牙齒輕輕咬合，薄皮應聲綻開，露出瑩白細膩的果肉。新棗的口感極妙，脆中帶潤，不硬不柴。它的甜清冽爽口，待細細咀嚼，清甜便緩緩從果肉裡漫開來，層層遞進，餘味綿長。

棗核細長尖銳，兩頭收細，含在口中輕輕滾動，稍不留

意，便會輕輕抵著舌側。吐核之時，尖端還粘著一星嫩黃果肉，藏著未盡的鮮甜。

從前住的小區院裡，也生著一株老棗樹。樹身不高，枝桠肆意舒展，縱橫錯落。夏末秋初，烈日將葉片曬得厚實硬明，青綠泛黃的小棗密密藏在葉隙深處，隱而不露，不細尋便無從得見。

兒時嘴饞，個子低矮夠不到枝頭，便專撿落在地上的落棗。落地的棗多半帶著磕碰的淺痕，也顧不得許多，袖口隨便一抹浮塵，便入口解饞。

總歸是捨不得浪費一點秋味。常有孩童嬉鬧著搖樹，枝葉沙沙作響，簌簌落下的，大多不是熟透的鮮果，只是被風晃鬆了的青果。

那時吃食隨性，從無諸多講究，清水匆匆一衝便敢入口。偶爾咬開撞見蟲眼，便蹙眉丟掉，再揀一顆便是，天真爛漫，全無掛礙。

如今居于寢室，讀書閑坐，吃棗的心境，愈發清淨安然。書桌攤著書卷文稿，白瓷小盤置于案前，青黃相間的棗子錯落堆放，樸素好看。

讀幾頁文字，倦了便抬手拈一顆，室友抬眸一瞥，也隨手取了一顆，慢慢嚼著，輕聲讚歎一句今年新棗滋味甚好。不消片刻，盤中的棗子漸漸吃盡，中央空空蕩蕩，邊沿散落著幾枚尖尖的棗核，靜靜臥著，安然妥帖。

新棗清甜，卻不宜多食，吃得多了，口舌便會微微發乾。餘下幾顆，我便不再食之，妥帖擺在窗台。

尋常秋日，一碗新棗，幾縷清風，半卷閒書，便是人間最好的光景。

一江荻色染清秋

林成凱

我最初是分不清蘆與荻的。只覺得水邊那一蓬蓬灰白的穗子，在秋風裡搖著，怪好看的。後來看書，才知道這二者是有分別的。蘆花是褐色，圓錐花序，密密的，像個擇子；荻花呢，是白色，花序疏散，像一把扇子。這般一說，再去看時，果然覺得荻花比蘆花要清瘦些，更有一種蕭疏的姿態。

八月的荻，正當花時。那花其實也不是花，是它的籽實，附著了許多銀白的長毛，攢在一處。古人詩詞裡常提到它，最有名的要數白居易的「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」。這詩句彷彿給荻花定了調子，總帶著那麼一點離愁別緒。其實荻花本身是無情的，只是看花人的心境不同罷了。我倒覺得，秋高氣爽，獨坐水邊，看荻花在斜陽裡悠悠地搖，也是一種難得的清靜。

荻不只是好看，還能派些用場。記得小時候，祖母會剪些荻花穗子，曬乾了，和艾草、菖蒲捆在一起，掛在門楣上。荻桿子細而韌，祖父常常用它來編些小物件，如蚰蚰籠子，或是小小的籃子，很是精巧。後來讀古籍，才曉得古人早就用荻來做蓆子、簾子之類的東西了。荻的莖桿比蘆葦軟些，編出來的蓆子也細膩些，夏天鋪在床上，涼涼的，有股清澀的草香。

據說，從前制筆，也有用荻桿來替竹管的，叫做「荻筆」。這讓我想起一個典故。北宋的大文豪歐陽修，小時候家裡窮，買不起紙筆，他的母親便教他以荻為筆，畫灰學書。我每讀到這一段，便覺著中國的文化裡頭，總有一片荻花的影子。

我看過許多畫荻花的畫。徐渭的荻花，狂放；石濤的荻花，蒼勁。他們都畫出了荻花的魂魄。然而，我最愛的，還是這江邊無名的荻花。它們自生自滅，不求人知，年復一年，裝點著秋天。

在北方，似乎叫荻為「荻草」，或者「荻蘆」。南方人則分得仔細些，荻是荻，蘆是蘆，雖然長得像，終究是不同的。古人似乎更偏愛荻一些，大概是因為它那種疏散的風致，更符合文人的審美觀。宋人張炎有詞云：「只有一枝梧葉，不知多少秋聲。」其實荻花搖動的聲音，何嘗不是秋聲呢？只是這秋聲裡，沒有梧葉的蕭瑟，倒多了一份淡遠和從容。

前幾日又回了一趟老屋，水塘邊的荻花還在，只是比記憶中的少了許多。正是八月，荻花開得正好，銀灰的一片。我站在塘邊看了許久，忽然想起《詩經》裡的句子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」蒹葭，據說就是荻和蘆一類的植物。古人看見水邊的荻花，想起了心上人；我看見荻花，卻想起了那些消逝的時光，和那些再也不會回來的人。

八月的荻花，一年一年地開，一年一年地謝。風裡那颯颯的聲音，我聽了這麼多年，還是沒有聽明白。或許，有些話本來就不是讓人聽明白的，只是讓人聽的。

塘荷開處憶舊年

陳辭莘

黃昏時分，暑氣漸漸退去，父親忽然擱下筷子，望著窗外說：「村塘的荷花，這幾日怕是要開了。」我聽了，心裡忽然一動。村塘水面並不很大，但父親少年時，常在夏日的清晨去那裡讀書，後來有了我，也帶著我去過幾回。只是這些年，大家都忙，竟像是把那片水光給忘了。

第二日便是週末，我推門出去，見父親手裡拿著把蒲扇。「走吧，」他說，「趁早上涼快。」

轉過一片小小的竹林，村塘就在眼前了。父親站住，深深地吸了口氣，那

神情，彷彿是聞到了什麼極好的氣味。我順著他的目光看去，啊，開了，果然開了。滿塘的荷花，有的才露尖尖角，有的已是亭亭如蓋。那些綻開的，瓣子是粉色的，薄薄的，迎著晨光。

父親不說話，只負手立在水邊。我忽然想起周邦彥的詞來：「葉上初陽干宿雨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」這「舉」字用得實在是好，有一種向上的、欣悅的勁頭，卻又不張揚。當年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裡讀這幾句，說是「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」，想來是不錯的。

再往遠些看，水面上的荷花開得正盛，那顏色卻淡了許多，李商隱有詩云：「惟有綠荷紅菡萏，卷舒開合任天真。」他大概是見過荷的種種姿態的。初開時是菡萏，花瓣緊緊合著，待到盛放，便舒展開來，坦然極了，快要謝時，花瓣落去，露出嫩黃的蓮蓬，亦是好看的。荷的一生，竟沒有一刻是不美的。

古代的文人似乎特別喜歡荷花，也許是因為周敦頤的那句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」。荷花從污泥里長出來，卻不沾一點污泥；在清水裡洗滌過，卻不顯得妖艷。這大概就

是君子吧，在世俗中生活，卻不為世俗所染；經歷了種種磨難，依然保持著本心。屈原在《離騷》中說：「制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。」他要以荷葉為衣，以荷花為裳，這是多麼高潔的志向。

忽然聽見「撲通」一聲，是一隻青蛙跳進水裡。父親回過頭來說：「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，常常天不亮就來這裡。那時候水邊還有幾塊青石板，是洗衣裳用的，我常坐在石板上背書。」

太陽漸漸高了，塘邊的知了開始叫起來。我們沿著來路往回走，父親快到巷口時，他忽然說：「你祖父常說荷花是君子之花。v倒不只是因為周敦頤那篇文章，他說，荷花從頭到腳都是有用的，藕能吃，葉能包東西，蓮子更是好東西，就連那苦澀的蓮心，也是清火的。做人若能這樣，才算沒有白活。」說完，他便走進院子，看看牆角那幾盆茉莉花去了。

這幾日夜裡，我常常想起那片荷塘。算來那些花大約已經開到極處，人生在世，能夠不錯過一場花開，能夠和親近的人一起站在清晨的風裡，看那些「卷舒開合任天真」的姿態，這大概就是父親說的「好」吧。

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必月負責。

专栏主编： 必月

648期

在算法裡謀生 在文字裡重生

陳子菲，2025年6月研究生畢業，文化記者，現供職于湖南工人報社。

廣東佛山的街巷裡，外賣騎手吳榮強的身影每日穿梭在車流與煙火間，車筐裡是溫熱的餐食，口袋裡是記錄靈感的小本子，出租屋裡是上千冊藏書與厚厚的樣刊。

這位從湛江農村走出的打工人，高中肄業後輾轉二十餘年、幹過數十份工作，卻始終守著對文字的熱愛。成為外賣騎手後，他在平台算法劃定的奔波裡，把等餐、歇腳的碎片時光揉成筆墨，三年間為54位創作者撰寫書評，百餘篇文字

發表于省內外各級報刊。于他而言，跑單是謀生的底色，文字是生活的光亮，巷陌的煙火氣裡，始終跳動著一顆熱愛文學的赤子心。

清貧的童年，讓文字成為吳榮強心底最早的光。湛江雷州半島的鄉村裡，他撿礦泉水瓶換零錢買讀物，放牛時趴在田埂上，在煙盒紙上塗塗寫寫。初三時投出的小詩意外見刊，鉛字印著名字的瞬間，文學夢在他心底紮下深根。2009年，因湊不齊學費高中肄業，吳榮強背著行李來到佛山，從此開啟輾轉的打工路：印刷廠的切紙工、西江酒廠的灌裝工人、北漂時的酒店傳菜員，還有創業失敗的小麵館，十幾次搬家的顛沛，嘗盡底層打工人的辛酸。可無論日子多艱難，他從未丟下書本，上千冊藏書從老家分十幾次搬到出租屋，即便家人勸他「讀書不頂飯吃」，他仍默默把書擦得乾淨：「這些書是我風雨裡的根，藏著對生活的盼頭。」

2017年2月的一個中午，後廚切洋葱的淚水混著對母親的思念，讓他敲下《生活從來沒給過我溫柔》，那句「我的左眼／前天切過蔥時／流淚了／另一隻／昨晚夢到／母親來佛山看我／也流淚了」，寫盡漂泊的心酸。這首浸著煙火氣的小詩，他隨手投給了《新世紀詩典》，只當是「說說心裡話」，沒多想，這個舉動成了他文學之路的「重啟鍵」。可他父親仍不放心，總說他「不踏實」，沒什麼寫作天賦。即便後來在報紙上發了些作品，父親依舊勸他「別做白日夢」。

2019年，為湊孩子手術費，吳榮強辭掉廚師工作成為外賣騎手，平台算法的束縛，風裡來雨裡去的奔波，讓他一度陷入迷茫，直到送單途中，讀到小區門廳雜誌架上打工詩人鄔霞的《吊帶裙》，一句「陌生的姑娘，我愛你」，如一束光撞進他的混沌生活。他忽然懂得，普通人的煙火生活，也能被文字溫柔描摹，這份共鳴，讓他決心在跑單路上重新拾起讀寫。

從此，佛山的街頭多了個「與文字相伴的騎手」。戶外勞動者驛站是

他的「精神補給站」，歇腳時翻讀工人報刊，油墨香驅散跑單的疲憊；街邊的打折書店，是他收工後的常去之地，與打工生活相關的文字，都被他視若珍寶。他把算法切割的碎片時光，悉數化作與文字相伴的日子，等餐的幾分鐘裡就刷刷《人民日報》《文藝報》等文學公眾號汲取養分，紅燈前的片刻在腦子裡琢磨字句，爬樓梯的喘息裡默念剛記住的段落。凌晨收工回家，怕打擾妻子休息，他裹著被子、調暗手機燈光敲字，常常寫著寫著就睡著，清晨醒來又繼續。但慶幸的是，扛60斤大米爬七層樓的疲憊，被獨居老人遞來的橘子融化；跑單時的委屈與辛苦，在文字的傾訴中消解。「在算法裡謀生，在文字裡重生」，這是他對生活最真切的註解。

2022年5月，為回饋送書的友人，吳榮強開始寫書評，沒有專業的文學訓練，他便以真心讀、以感悟寫，不用華麗辭藻，只用工友們能讀懂的生活化語言，道出對作品最真切的理解，被四川詩人黎二愣評價「通俗易懂，溫暖得像跟家裡父老鄉親聊天」。這份樸實的筆墨，讓他的文字漸漸被看見，2024年起他的書評實現「月月見報」，受邀登上花地文學榜與尚復興等名家同台對話，廣東省總工會為他的拍攝的追夢視頻，被多家平台轉發。聚光燈照來，他的生活未曾改變，依舊每日穿梭街巷送外賣，只是多了一份「為同路人撐傘」的底氣。

「自己淋過雨，所以想為他人撐傘。」這是吳榮強常掛在嘴邊的話，也是他始終踐行的準則。為腦癱詩人許天倫寫評，對方家人感動地淚流滿面，直言「這是第一次有人讀懂毛毛（許天倫小名）的詩」；為打工詩人魏蘭芳的詩集撰寫推薦語，讓樸實的文字被更多人看見；遇到因退稿氣餒的文學愛好者，他以自身經歷鼓勁：「每一次修改都是成長，堅持終會開花。」他的書評從不挑作者身份，知名作家也好，底層創作者也罷，只要是認真寫作的人，都值得被看見、被尊重。

如今的吳榮強，依舊騎著那輛磨出裂口的電動車，穿梭在佛山的巷陌煙火間，出租屋裡的藏書與樣刊越堆越厚，墨香與柴米油鹽的氣息交織，成了最踏實的生活模樣。他沒有出書的宏大目標，只願守著讀書、寫書評的熱愛，在奔波的日子裡守住精神的寄托。「跑單是為了活下去，而文學，是為了好好生活。」

吳榮強用20餘年的堅守證明，平凡的职业從未束縛生活的寬度，出身的普通從未阻擋追夢的腳步。巷陌的煙火氣裡，筆墨的力量能讓平凡人生綻放別樣光彩，而一顆熱愛的赤子心，永遠是照亮生活的光。

